

吴洪激●著

风流神判

郑板桥

主编●吴洪激

本丛书以简繁体字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同时推出



风流神判

郑板桥

武汉大学出版社
台湾汉欣文化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风流神判——郑板桥/吴洪激著。——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台湾
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5.8
(中国名人轶事丛书/吴洪激主编)
ISBN 7-307-02009-2**

I 风…

I 吴…

II ①郑板桥—传记 ②传记—郑板桥

IV K827.49 K825.7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(430072 武昌珞珈山)

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(100 台北金鼎鸿福大厦)

联合出版发行

黄冈地委印刷厂印刷

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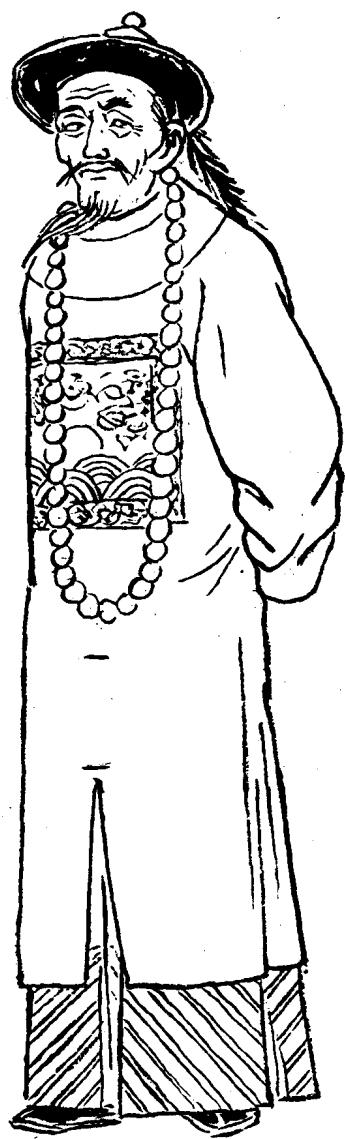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25 插页：4

字数：139千字 印数：1—10000

ISBN 7-307-02009-2/K·178 定价：12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或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承印厂家更换



郑板桥

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出版缘由

吴兆宜

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。华夏大地孕育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。在祖国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中，曾出现多少叱咤风云，掀天揭地的英雄豪杰。他们或是运筹帷幄、创基立业的帝王将相；或是放荡疏慵、纵横捭阖的文坛大家；或是独领风骚的巾帼英豪；或是三教九流的僧道侠客。以他们的奇特经历和非凡行状，为民族繁荣，国家进步，从各个不同的方面，作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贡献，成为各族人民心目中的楷模和思想、道德、行为的典范。

当然，历史是一面镜子。它既映出真、善、美；也反映出假、恶、丑。就像在出现民族英雄岳飞的同时也出现民族败类秦桧一样。以史为镜，鉴古观今，它可以使我们从顺的优选和逆的淘汰中去反省历史，褒善贬恶，启迪心智，开拓襟怀，发扬和光大中华文化传统，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时代！

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，就是基于上述缘由而编辑出版。这里需要着重说明，所谓“轶事”者，即未经史书记载而散失之事也。朱熹“搜辑先世遗文轶事，纤悉无遗。”（见《监南岳朝刘君墓志》）便是指做的这项工作。因而，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倡导广泛搜集中国名人的

稗类野史，佚事珍闻，塑造出一个个有别于正史的千奇百怪的人物形象，为中国名人画廊添光增彩。

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既是为中国非凡的人物和非凡的经历立传，就需要有非凡的才能和非凡的文墨。这无疑给作家和编著者提供了施展才华、驰骋笔墨的天地；同时也对作家和编著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它要求作家和编著者不仅成为中国文史的饱学之士，对各种中国名人的正史、野史和流传民间的趣闻轶事，集零为整，精心结撰，而且要用浅显的口语，生动活脱的文字，饶有兴趣地铺陈出来。那么，用这般不见经传的稗类野史制作出的轶事作品，是否质次量低？非也。孰不知写出一部既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的传世之作，并非易事。正如被众所公认的中国四大名著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一样，能写得通俗易读，为各个文化层次的民众喜爱，千古流传，是要花一番气力，下一番功夫的。我们相信，这套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只要致力采撷中国名人的稗类野史和秘闻佚事，做到正史、野史兼容，而且通俗易读，妙趣横生，就一定受到读者的青睐。

这便是《中国名人轶事丛书》的编辑思路和今后走向，并努力沿着这一思路和走向，向更广更深的层次开掘，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书林乃至世界书林独具特色的高品质的文化精品。

主编絮语

吴洪激

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。
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

这是郑板桥被罢官离开潍县在他画的一幅竹图上题的一首作别诗。这首诗格调清高，意味隽永，充满嫉俗愤世之情，可以说是他清白、耿介一生的自画像，活脱脱地勾勒出一个卓然不群的官场、画坛奇人、怪人的生动形象。

郑板桥，名燮，字克柔，号板桥居士、板桥道人，亦曾署板桥老人。清康熙三十二年（公元1693年）生于扬州兴化县。郑家原是书香门第。板桥出生后，家道已经中落，靠父亲郑之来教书度日。他三岁丧母，十几岁即外出真州（今仪征县）毛家桥求学，显露出非凡的才华，二十四岁即考中秀才，四十岁考上举人，四十四岁时又考中进士。然而，他并没有被任命官职，仍以卖画为生，直到五十岁时，才被放任山东范县县令五年，后又调任潍县县令七年，先后在山东当了十二年的七品芝麻官。

郑板桥为人内行醇谨，爱憎分明，蔑视权贵，体恤贫弱。他在范县、潍县任上不为显宦达贵左右，我行我素，做出许多令缙绅生畏、令百姓扬眉的事来，成为有口皆碑的清官，百姓呼之为“郑青天”。

本书以郑板桥出仕范县、潍县的经历，选取了民间流传关于他判案的一些故事，加以艺术概括、典型构造，力图表现他的许多超越权职、餍塞众望的政绩，和痼疾天下、不谋私利的奉献精神。必须说明的是，大概是为尊者讳吧，翻遍范、潍史志，郑板桥判案中惩治恶吏、鞭笞佞奸的故事竟很少留下记载，因而民间口头流传的便其说不一，有的相距甚远。本书结撰的几篇惩治恶吏佞奸的判案故事，如《揭穿殉节案》和《重理无尸案》，就是根据“无头案”、“弃尸案”、“太守府闹鬼”等民众口头文学加以概括、综合、虚构而成，纯属文学作品，希望不要当作史料去加以考证。

郑板桥的才艺是多方面的，他不仅为官清正，且学识渊博，犹以书画见长。他“因清赈忤大吏”（见《清史列传》）被罢官后，南归扬州，重操卖画旧业。他画的第一幅画是墨竹，题诗云：

二十年前载酒瓶，春风倚醉竹西亭；
而今再种扬州竹，依旧淮南一片青。

诗画充分表达了郑板桥坎坷曲折、穷途潦倒的一生。

乾隆三十年十二月，郑板桥走完了七十三年艰难的人生历程，溘然长逝，死后葬于故乡兴化管阮庄。

郑板桥有二子、二女。二子俱早夭；二女，长适赵，次适袁，俱无闻。

1994年腊尽记于湖北古城黄州

风流神判○郑板桥

目 录

- ◆ 初审石头案 (001)
- ◆ 计了私盐案 (020)
- ◆ 巧断僧尼案 (039)
- ◆ 揭穿善人案 (069)
- ◆ 奇侦殉节案 (090)
- ◆ 智勘投毒案 (119)
- ◆ 复审斗牛案 (142)
- ◆ 巧圆赖婚案 (160)
- ◆ 重理无尸案 (185)
- ◆ 宽判杀人案 (223)
- ◆ 附录：郑板桥年谱 (238)

初审石头案

乾隆七年(公元1742年)。

郑板桥时年五十，出仕山东范县，任县令。这位号称扬州画坛八怪之一的怪人，五年前中了进士，由吏部任命一官半职，是意料中的事，凭他的才能和声誉，就是放个四品、五品的京官也绰绰有余。他的诗文之友慎郡王给他写了一首送行诗，曰：

万丈才华绣不如，铜章新拜五云书。
朝廷今得鸣琴牧，江汉应闲问字居。
四廊桃花春雨后，一缸竹叶夜凉初。
屋梁落月吟琼树，驿驰诗简莫遣疏。

诗中高度称赞了郑板桥的才华和人品，感叹他此次出仕范县，使扬州失去了一个优秀画家，而朝廷却得了一个能干的官员。寄语他要不废吟咏，承传诗画遗风。

山东范县(今属河南省)，是鲁西南一个偏僻小县。据史载，县衙仅有知县、典史、儒学教谕、训导员、阴阳学术、医学训科、僧会司僧会、道会司道会等八人。全县人口不过十万，与统领二州六县、人口三百余万的扬州相比，自然显得荒凉。且此地官府豪绅狼狈为奸，地痞恶棍横行霸道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对此情况，郑板桥早有所闻，心里也早有谋划。

旧时县太爷上任，都是携家眷，乘坐八抬大轿。前面有皂隶扛着“回避”、“肃静”两块虎头牌，打着一面铜锣，鸣锣开道；后面有衙役打着旗帜，拿着水火棍护卫，浩浩荡荡一大串。要多威风有多威风！老百姓一见这阵势，急忙四散逃避。如若逃避不及，挡了道，就大祸临头了，轻则重打一顿水火棍，重则打了不说，还要押到县衙大牢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但是也有不怕的。谁？那些豪绅和地痞恶棍。他们何止不怕，还要挡上道，要你下轿拜上几拜。此谓强龙难压地头蛇吧。

听说郑板桥这天要上任，范县几个头面豪绅里里外外忙活了好一阵。他们计算着郑板桥到来的时间，推举了一位姓贾的首富领头，备了红绫和爆竹香案，到离县城十余里路的接官亭去迎接。一来与新任县令套近乎；二来在老百姓中显露一下自己的身价。

荒草没径、沉寂许久的接官亭又热闹起来了。

此时，在斑驳陈旧的接官亭内，叽叽喳喳地聚集了一大群人。有穿长袍马褂的豪绅；有绣衣锦囊的商人，

也有穿着便服、摇着小扇的生员。他们三人一堆，五人一簇，各自按照自己的想像勾勒着新县令的形象。那个姓贾的首富更是洋洋自得，不时伸长脖子，朝官道上观望。

“应该到了呀？”

“听说是个糟老头儿！”

“是骡子是马，咱们牵上遛遛就知道了！”

“哈，哈，哈！……”

这个纵声大笑的，就是听到各种议论，不置可否的贾首富。

“来啦，来啦！”

突然有人高喊起来。

大家伸长脖子朝官道上望去，果见一人一骑，后面跟了一个仆人，慢悠悠地朝接官亭走来。

“怎么？就一人、一骑、一仆人，连个衙役都不带？”

贾首富提出了疑问。

“要真是新来的县令郑板桥，也太古怪了！”

众人都觉得不大对劲。

及至走近，大家才发现，这一人一骑骑的不是马，而是头颠三倒四的老毛驴。那人身子瘦削，面目清癯，两颊颧骨微微凸出，略尖的下巴上飘着三绺疏须，倒骑在老毛驴上。哪有这般寒酸的县令？大家便都收回眼，回到接官亭内瞎吹胡侃去了。

这骑驴人来到接官亭前，见有许多豪绅嘻嘻哈哈

地调侃，只扫了一眼，便哼着小曲径直赶路去了。

午时很快过去，一眨眼到了未时。

官道上除了寒风扫着沙石，始终不见新县令的影子。

贾首富等得不耐烦了，肚子也饿得唱起戏来，便叹了一口长气，怨道：

“唉！这个卵县令，也太难接了！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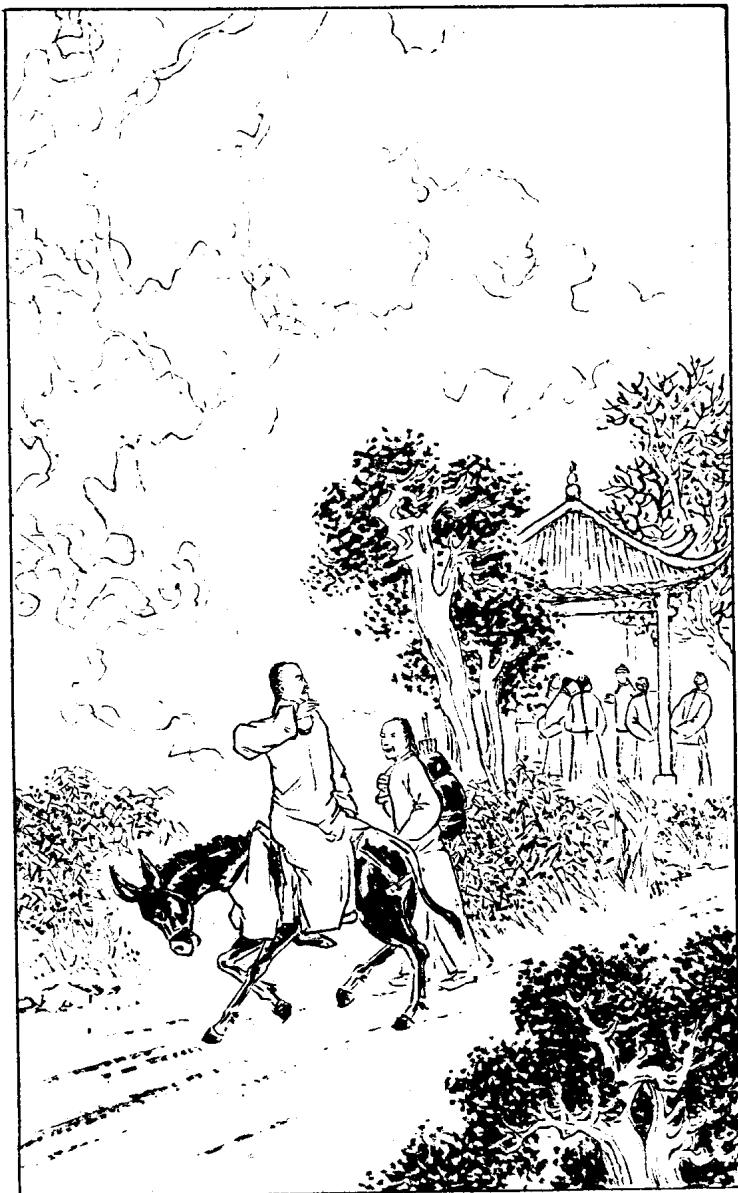
大家附和着。

“新官误了时辰，真怪！”

说怪也怪。这倒骑毛驴的瘦老头就是新任县令郑板桥。那仆人模样的人，就是他的随从主簿田丁。

郑板桥走到县衙门口，下了毛驴，悄悄进了县衙。按说长途跋涉，人也累了，驴也累了，应该好好歇息歇息。他不。他要熟悉熟悉范县的情况，便带着田主簿下乡私访去了。

贾首富一千人等在接官亭整整候了一天，没有接着县令，便乘车坐轿，灰灰溜溜、零零落落地回到县城。这才听说新县令早已到了县衙，就是那个倒骑毛驴的糟老头子。此刻，这糟老头子又到乡下老百姓中私访去了，就是不拜“土地”，不往他们的门上跑。贾首富知道，这位新县令不赏他们的脸，顿时火不打一处来。他同几位豪绅一合计，决定要给郑板桥一点颜色看看，杀一杀新县令的威风。



这骑驴人来到接官亭前，见有许多豪绅嘻嘻哈哈地调侃，只扫了一眼，便哼着小曲径直赶路去了。

二

这天傍晚，贾首富探知郑板桥从乡下回县衙了，便收买一个名叫石癞子的地痞，纠集几个恶棍，故意在县衙前寻衅。石癞子见郑板桥和田主簿远远地走了来，便无事生非，把一个提篮小卖的老丈打翻在地。几个地痞一哄而上，叫嚷不休。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围了上去，把个衙门堵得水泄不通。

石癞子见郑板桥走近了，又故意大声嚷道：

“新上任的县老爷来了，快快躲开，快快躲开！”几个地痞又呼应着你推我搡，把这个打翻在地的老丈踩得口吐鲜血，呼喊不出声来。篮子也被踏得粉碎。

郑板桥眼观此情，心里早就明白了八九分，定是自己冷待了富商和豪绅，指使地痞无赖故意给他一点难堪。他本想忍着一点性子，避开这班地痞无赖的纠缠，从侧门而入。但一看到那无辜受害的老丈，马上想起乡村那些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夫，他的心在滴血！他不能让这班地痞无赖横行，不能眼见老百姓受害而不管，他要压一压这班人嚣张的邪气。他吩咐田主簿上前喝阻。

田主簿立即上前朝众人一拱手，道：

“诸位父老乡亲，郑大人从乡下勘灾回来，要回衙内去，请大家闪一条道。”